□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翻印翻譯

報館記者與請吃飯

（濟窗）

近年京津的大角兒到上海唱戲、定要請大小各報的記者大嚼一頓、這辦法差不多已經成了個慣例了、其實就角兒一方面說、唱戲儘管唱戲、何必定要請記者吃飯、祇要自己的玩意兒實在高明、便不怕人家說壞、倘然不高明呢、便收買輿論也沒用、沒台登使請記者吃飯、這分明是自己心虛、怕玩意兒有些靠不住、否則便是小覷記者、以爲一飯之恩、便可以把他們籠絡得伏伏貼貼了、就記者一方面說、倘然和這角兒向來認識的 杯酒敍舊、倒還可以、要是向來沒有什麽關係的、也急巴巴的跑去大嚼一頓、回來還要做幾篇歌功頌德的文章登在報上、這未免太覺得寒酸氣了、西廂曲文云、「秀才們、聞道請、似得了將軍令、」我希望各報館的記者、多少總得保持一點身份、別做出那種饞嘴貓兒的樣子來纔好、

梅蘭芳此次到上海 前天在倚虹樓請報館記者、聽說到的人很不少、這大概多是向來和梅蘭芳有舊的、未必沒有什麽饞嘴貓兒在裏邊、本報記者、雖然也承蒙他具柬邀請、但是自問和梅老板沒有什麽交情、所以也懶得前去叨擾、（某報謂是日大小各報記者、不論有名無名、無一不到、然則本報記者、大約還設不上稱記者也、一笑）並非和梅老板有什麽意見、這倒要聲明一下、 請愛梅諸君放心、至於報上的論調、吃飯與不吃飯 本來是沒有關係的、

近年來請記者吃飯的事情、一天多似一天、公司開幕呀、影片試映呀、團體開會呀、都得請記者吃飯、各記者生了一張嘴、簡直有些來不及吃、我以爲最好由各菜館發行一種菜券、請客的人、買了劵分送各記者 好像大年夜慈善機關分送米票的樣子、此劵不論日子、隨時可吃、我想各記者拿了、一定非常贊成、 此法一行、將來各大記者身邊的飯票、一定比他包車夫身邊的橋飯帳還多、最好這種飯券、不吃的還可以兌現、那末拿到的一定格外歡迎、不知以後請記者吃飯的人、可能照我所說、改良改良嗎、

以上的話、我是說着玩的、各位做報館記者的老朋友、千萬別在背後駡我纔好、

□陳德霖留鬚問題

（老匏）

陳石頭以垂暮之年、粉墨登場、效小兒女動作、猶能傾倒座客、其盛年技藝之佳、概可想見、民九民十間、石頭在新民與小樓叔岩白牡丹蘐日唱雙齣、時小梅正走紅運 在開明演唱『然雙方競爭之結果、蘭芳竟未能勝石頭、足見京人士歡迎石頭之忱、不在小梅下也是後陳不願與後生小子爭一日之長、決意蓄鬚、以爲不復漏臉之表示、距陳甫提此議、而其東床蠟塔余叔岩氏、大爲反對、蓋陳祗一女、遺產當然爲塔承受、叔岩猶欲借重三分丈人峯、爲自己謀耳、石頭聞之、大爲不懌、語人云『難道他是掌班、我就是賣絕給他的像姑不成』、蓋老年人肝經火旺、已深不滿於其嬌客矣、幸其女夙稔老人脾氣、從中斡旋、一場留鬚風波、始得中息、故石頭之鬚、依然未留、近聞小余乘梅南下、又有拉其丈人峯出台消息、噫、兒孫債累、竟能剝奪自由、亦甚可憐矣、

□寸不是鐘

（步飛）

現在的上海、真糟極了、不過能夠仍有這樣作樂的緣故、幸得差一個字、否則我們死期不遠咧、諸位聽了這一席話、一定很詫異的、容在下說明了罷、 原來淞滬警察廳長、誰也知道是嚴春陽、圍長誰也知是王雅之、倘是他們倆併起來、豈不是嚴王閻王嗎、還有一位新縣知事、聽說是姓徐、那麼明明是一位徐大老爺了、啊喲、閻王到了、徐大老爺也到了、我們百姓端等送終了、幸而能夠不送終呢、倒要多謝這位丁文江督辦咧、諸位知道姓宋的不是已經有一位宋雪琴師長嗎、倘然淞滬督辦丁文江一換了姓鍾的做、那末上海百姓都要送終乾淨咧、

□色變条

（十六）虎量 （如陸）

鷦鷯巢林、不過一枝、偃鼠飲河、不過滿腹、此人人知之、而獨不知江海之量亦有限、良田萬頃、日食不過三餐、廣廈千間、夜眠不過五尺、此亦人人知之、而獨不知虎豹之量亦有數、獵家者云、山君之腸胃極奇、一日不論物之大小、只殺一命、例如掉首得一蚊虫、自足果一日之腹而不爲少、下山捉得一羊或一犬而不嫌多、蓋以既殺一命之後、即遇肥美如鹿豕之類、亦若視之弗見、聽之弗聞也者、予初時不大相信、逮隨所天如滇、見綠華女士者、鄉居嗜殺、每飯非鼎彝不飽、嘗豢一虎、每晨起即飼以一鷄、或一鴨、虎食訖、即放出與六畜同游處、絕不加以齒爪、只有時、虎其饞也、每三五日、或七八日、則飼以 牛肉或馬肉二十餘斤、以滋養之、惟須夾一細微之生命在內、乃無礙、否則雖主人亦不能倖免、此一證也、又聞獵戶入山、其項頸間必抹以蜂蜜、以引蚊蠅之屬、附擅其上、設不幸爲虎啣去者、必有一二蠅於虎口、如是則虎飢療矣、飢療必置人於途 而不加害焉、此二證也、某縣東村有酒客老葵葵者、每夕必入城痛飲、夜半始歸、一日有一友與俱、甫至半途、遠遠見雙燈閃爍、咸知爲虎、友急折回、葵曰、莫忙、徐觀其作何情狀而後定可也、於是兩人重足瞪目遙視之、見雙燈忽揚忽抑、葵知爲得物而食者、謂已傷一命矣、去去無礙、彼或聞足聲而逸也、友不敢、其人文弱、經不起醉漢扯曳、顛仆呼號以去、將及雙燈處、果然聞長嘯一聲 燈已烏有、醉漢曰如何、然其友已汗出如瀋矣、

如是我聞

□近日上海小報界、一喫南洋烟草公司（因發行金麒麟香烟請）再喫梅蘭芳、三喫黎明暉、（做生日）四喫非非公司、（試映蝴蝶影片）大喫特喫、喫運亨通、預料因欲搶此喫白食之資格、而繼起辦小報者、必大有其人、（開心）

□靜安寺路『意石可馬戲班』亦有請報界喫飯消息、（錦鏢）

□十四日晚、書家張光宇爲子治湯餅於大東酒樓、三小姐到、互謔甚久、一起一倒、甚爲有趣、大東地板、無須茶役揩拭矣、（烏人）

□上海民國日報無出版希望、故改在漢口出版、（無愛生）

□蔣介石所到之處、英美公司之香烟大受影響、（和尚兒）

□浙變紀實

（續） （野史）

十二日由禾開滬之警備隊、忽行退回、據云 僅開至楓涇地面、本令撤回、一時人心稍現不寧、紛紛聚議、或謂浙夏既已獨立、宜師前年孫軍進攻克字軍辦法、急乘滬上軍隊未曾大集之時、迅速佔領兵工廠、方可先聲奪人、或謂浙省保境安民、亦當堅守楓涇境界、未有楓涇嘉善不守、而反守嘉興者、地方紳耆、亦因此事進謁警備隊統帶章燮（司令部在東門車站）及新任知事廖家駒、（原任徐慶彪被 撤換）據稱本軍保境安民、絕不作戰、地方人士、可以高枕、紳耆轉述章廖之言、 衆亦將信將疑而已、顧是數日市面照常、 亦無拉夫備戰景狀、衆人亦遂安之若素、惟滬杭車輛久斷、滬上之報多日未到、外間喧傳浙軍第一師在徐、被魯軍繳械、周鳳岐已被孫傳芳槍斃云云、然以余度之、第一師全師在徐、決非輕易所能繳械、周鳳岐率師在滬、方任警備司令之職、何至即遭槍決之禍、 殆謠言之不足信也、

十三日仍無變化、十四日旁晚風聲較緊、余等仍在茶肆啜茗、友人方君赴電局發電、歸云、電局消息、蘇軍已抵嘉善、又夏君自車站來云、頃間浙軍開偵探車赴嘉善、途中適遇蘇軍偵探車、 當場格斃蘇軍一人、衆人聞之、議論復起、或謂浙軍行將備戰、然態度皆頗鎮定、 余走告友人陳君 陳君夷然曰、此毋庸慮、我觀浙軍士氣委靡、不堪一擊、蘇軍至、惟有逃耳、縱有接觸、二三十分鐘、可以了事矣、 余亦深佩陳君之言、返家囑家人緊閉門戶、余家城中、尋常流彈、當不能及、所可慮者、敗兵行刦耳、布置既竣、擁衾而坐、至三鼓許、未聞城外槍砲之聲、但聞火車轆轆聲不絕、細察之、皆由西而東者、余語家人曰、此必杭來之援兵、戰事旗不免矣、至一時餘、朦朧睡去、

十五日晨九時睡起、亦不聞有何砲聲、至十時許、 余偶登樓、忽聞炮聲起於遠方、余心知開火、急拔關出、覓得高君、渠方自市歸、告余云、 昨晚章燮以蘇軍進逼、電杭請示、 夏超覆電云堅守嘉興、余即到來、遂調警備隊全師來禾（約六千人）夏亦於今晨黎明到禾、駐節車站、臨時分二路應戰、中路沿鐵道、左翼出南堰、右翼出塘滙、（皆鎮名）刻正相持於離城二十里之七星店、今晨曾發生拉夫、 全城已罷市矣、余聞之、即行折回、午飯後、砲聲益厲、機關鎗之聲、亦隱約可聞、余復偕友人出視、街市之上、雖皆閉戶、然路上行人、仍復不絕、余等步至東門、見雉堞之上、觀者甚多、余等亦攀援而上、憑城一覽、東門城外、滿布軍隊、有蓬車一輛、載大砲一門、復裝機車、疾駛而前、約五六里、轟然發砲、砲發、該軍仍疾駛而歸、少頃復前、據某君云、浙軍共有大砲四門、我儕所見者祗此一門而已、遙望遠處、烟霧迷漫、殆即兩軍作戰之區、余等縱觀移時、始行下城、復至茶肆、友人某君來云、頃晤廖知事、廖云、我軍六千人、敵軍三千人、現正取包抄勢、今日下午可抵嘉善、三日之內可抵上海、大砲是我們的、其聲愈響愈妙、囑轉告地方、不必恐慌、某君之言未竟、忽有人坌息而至、 曰左翼敗矣、夏超逃矣、潰兵將入城矣、衆人聞之、大驚而散、余抵家、適有鄰居木匠三五輩、 曾於晨間被兵拉去、此時正從戰場逃歸、 余就詢之、據云、被拉之後、驅至戰場、或轉運子彈、或扛抬機關槍、上午戰事、似頗進展、 余等亦踴躍用命、不意下午突聞夏超逃走之信、軍士無心戀戰、紛紛潰退、余等亦大踏步而走、言時、並痛罵夏超飯桶不置、惟此時砲聲槍聲尚未停止、大約尚有數處激戰、晚後砲聲略止、至九時許復行大震、 其聲之鉅、直可驚耳、余出時計計之、僅五秒鐘發一砲、 機關槍散槍之聲、亦與歲朝鞭砲相似、余知此必浙軍大敗、 正在背城借一也、至一時許、忽聞軍號吹歸隊聲、自是之後、寂然無聲矣、

十六日晨、余復偕高君出視、始知昨晚浙軍完全潰退、蘇軍宋梅村司令亦已抵禾、禾城並無鉅大損失、僅某某洋貨店鞋子店略有波及而已、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也、旋至東門外、晤禾紳四五輩、方自宋司令部出、云宋司令已得杭電、夏超已逃、杭城士紳歡迎宋赴杭維持、 即日啓節、此間留趙營長辦理收繳軍械及掩埋屍骸等事、 余等復繞至某某轉運公司、僅一紹興人某姓者在、據云、昨晚兵潰時、此間鄰居、逃避一空、惟渠一人留守於此、浙軍退時、蘇軍即跟蹤而至、幸浙軍砲手、來自甯波砲台、綽有作戰經驗、奮勇開砲、掩護敗兵、始得陸續登車而去、其後至者不及上車、皆紛紛脫去軍衣、解除武裝、向杭州塘海鹽塘奔逃、 設無此項砲手、難免不生巷戰云云、高君欲赴戰地、觀察掩埋死屍、余拒之、遂獨歸也、

神州影片公司

李萍倩 導演

嚴工上 孫敏 嚴月閒 謝仲父 主演

好兒子

現已攝竣 不日開映

□三星在戶記

（開開）

星者何 明星也、戶者何 近西飯店第某某號之門戶也、星之爲星、有太陰星、有太陽星、一陰一陽之爲道、牛郎織女是也、二陰而二陽、則陽者將如參商之不相見、一陽而二陰、則青女素娥、不耐寂寞、亦將鬧翻青天碧海矣、曏昔之夕、一星化爲絕世佳人、翩然出現於西藏之路、少焉、星入近西、登三樓、逕趨某號而剝啄也、斯時月落參橫、晨星寥落 近西侍者、皆在華胥國作睡鄉侯、星剝啄良久、迄無應者、星側耳於門、斷雲殘雨零落堪聞、不禁紅霞泛頰、怒氣填膺、因舉足力蹴其門、始而寂然、繼則衣裳綷䌨聲、四肢觸牀聲、幔鈎丁璫聲、一一皆入星之耳膜、旋有一男子、操粵音發聲、詢其爲誰、初不料星亦能作珠江畔語答之、 男子似窘、而星催啓戶益急、男子不得已、啓而納之、即聞戶內啾啾舌戰、輷輷格磔、不辨所云、繼則又聞吳儂軟語、互相咒詈、於是騷焉浪焉、潑焉悍焉、 唇槍舌劍、相持不下、好事旅客、咸起而作隔屏聽密之蔡夫人、且有鄰羨某號左右居者之耳福非淺、宵來既得飽聽柳屯田之曉風殘月、此時又得嶺聆蘇長公之鐵板銅琶、豈偶然哉、鬩門內擾攘不休、門以外漢、究未知爲何事也 最後、聞星厲聲曰好……爛污……羣衆有熟知合衆國電影業者、恍然語其友曰、彼等適討論影業專學、適所聞好萊塢者、固西方影業之都會也、 有頃、啓門之男子、已衣履整潔、隨星以行、此際、星眼微着淚痕、而神態頗欣傲、不啻表示個男子、實仍服從己令、 已亦不枉此侵晨遠征矣、星與男子出、門內又有微唱聲、繼似嚶嚶啜泣者、奈斯人已去、 其如星何、誰復憐此移植任攀之章臺柳哉、事後聞茶役言、 個男子本星之禁臠、乘星離滬、又別戀一妓、初不料星之突然反旆、竟若王伯黨之陣上遭擒、最奇者、個男若妓、小名皆有一星字、無如兩星終不敵一星之光芒萬丈、亦奇已、或聞之、遂退作三星在戶記、

許羅天

（炎炎）

許羅天經商於緬、家財廣有、惟一生忌避最多、家中上下一切人等、發言不可帶不吉慶之字面、亦猶廣東人呼舌爲利、以舌蝕同音故也、許羅天尤有甚焉、如宴客飲酒、不許說乾杯、要乾杯時、只可以一（明）字代表、事隔百年、如今邊地上、此風尚流行也、一日、有一窮民、由天應寺山麓、伐得苦櫻桃一株、肩至村中求售、恰遇許羅天在外散步、問要價幾何、窮民曰、制錢六百、許回不貴不貴、肩與我去、肩至家、將給價矣、許忽問此樹何名、窮民曰苦櫻桃、許即現不愉之色曰、肩去肩去、我家不要這壞木頭、窮民曰、肩已肩來了、你老人家高下給我幾百錢罷、許曰走走、誰有工夫同你說話、窮民曰、我窮得要死了、你給我一百錢買米阿好、許羅天一聽這兩個窮字死字、頓時火高千丈、喊聲家人走上、出來七八傖龍爭虎眼的好漢、問老爺何事動怒、許曰、你們替我將這賣木頭的傻小子打攛出去、窮民脚底下明白、肩起苦櫻桃、拔足就跑、一直跑到村外、見一赤老式之游手、問道、你跑什麽、這樣慌法、窮民將以上情節告之、游手曰、飯桶、難怪你窮了、拏過來、爺爺替你賣去、 仍然還是賣給許羅天、錢還比你多幾倍、賞你幾百吃飯罷、窮民果然將這株苦櫻桃遞與游手、要看看他的功夫、游手老實不客氣、一直肩進許羅天家門上去、高叫曰、財主家、要樹子麽、許羅天因剛纔買樹觸霉頭、不高興、回聲不要、游手曰、這株樹最好、你老人家不要、我送給別家發財去了、許羅天一聞此言、急問道、什麽樹、這樣好、游手曰、這樹有名的、叫做滿山紅、許羅天走下台階一望、仍然是先前那株苦櫻桃、因已改名滿山紅、就也十分願意、說要幾多錢、游手曰、制錢三千六、許曰、阿好推板點、游手說、別人家的錢好推板、你老人家的錢、肯讓他推板嗎、許羅天道、好了好了、就是三千六、一些我也不要你推板了、就呼家人將錢付訖、游手拏起一蹦就跑、給錢的家人、咕嘟着嘴念道、還不是、許羅天怕他又將苦櫻桃三字說出、急飛一耳光去、罵道、還不是、還不是什麽、家人急轉風頭道、還不是滿山紅、許羅天乃回嗔作喜道、看不出連你也曉得是滿山紅、喫飯去、

□如是我聞二

（系公）

□豪日丁潤䕫先生太夫人六秩壽誕、招待員姚伯棨專與女雙簧家周筱虹搭訕、某君詢之、則曰、筱虹無處方便、請予作引導耳、某君云、『與人方便、即是與己方便』姚顏頓赤、

□天一公司近來竭力拉攏電影人材、願肯夫李萍倩謝孟君三人、皆被吸引而去、

□明星公司新片『一個小工人』

（黃君甫） （王漢倫） （鄭小秋）

□銀幕外史

〔三念〕 （惜春生）

倘若逕到傷心公司、被他質問起來、教我怎樣對付呢、思念及此、不禁有些膽寒起來、沈今覺見他不敢轉回傷心公司、正中下懷、便半哄半嚇道、這個亂子既已鬧大了、你到小妖怪那邊去、 定必喫他眼前虧、據我看來、還是不去爲妙、素秋哭喪着臉道、我的行李、都在那邊、不到傷心、教我往何處去棲身呢、沈今覺道、目下暫到西方旅館居住數天、等我將行李替你幹辦好了、然後到冷僻處所去找間房屋、喚兩個娘姨服侍你、豈不較在公司裏舒暢得多嗎、素秋到了此時、好像蓬梗浮萍一般、祗消有喫有穿有錢使用、生張熟魏、都肯跟隨去的、愛情兩字、在喪邦女學念書的時候、倒研究過好幾年、現在進了電影界、深中了戲子無義、妓女無情的流毒、早已拋在東洋大海去了、兩人鎮日價廝混在西方旅館內、致於殷木林公司內、自從來滬以後、也沒有去轉過一回、隔了兩天、沈今覺從小花園喫了花酒出來、已經有兩點鐘光景、街上行人絕跡、連黃包車也找不到一輛、方才跨出弄口、正想安步當車、徐徐蹓回西方旅館、不料背後猛然有人將他肩背搭住、急忙回首想瞧個明白、說時遲、那時快、只見一個身材長大滿臉橫肉的大漢、從袖裏掏出一個洋瓶、右手將瓶塞一拔、只聽見孔隆孔隆數聲、沈今覺已是神搖目眩、痛澈心肺、倒在地上不住亂滾、

□啓事 本報印刷發行、俱在甯市、現當軍事時代、時常戒嚴、交通殊多不便、特於本期起遷至浙江路甯波路口六十五號三層樓辦事、諸君惠函或定報、請向該處接洽可也、